

工农兵创作丛书

熊 熊 火 爐

俞培荣等著



目 次

爐火熊熊	上海汽輪機廠工人俞培榮 (1)
一個鋼鐵新戰士	上海汽輪機廠俞志輝 (17)
太陽從東方升起	上海汽輪機廠俞志輝 (28)
手套	上海汽輪機廠俞志輝 (37)
有鋼才有船	江南造船廠黃廷元 (42)
在熔鐵爐旁	江南造船廠國璋 (49)
為了“五千噸”	江南造船廠杰子 (56)

爐火熊熊

上海汽輪機廠工人 俞培榮

開過誓師大會以後，煉鋼爐又變成老黃牛了，使足勁也趕不上造型工段和澆鑄工段。這兩個工段有兩個出名的大炮，象討債一樣，幾乎每出一爐鋼都來催：“噯呀，你們怎麼啦，認輸啦？還是……”類似这样的话，一天不知要听多少遍，不是澆鑄工段那個“小張飛”，便是造型工段的“賽李達”，爐長老金對他們也沒辦法，兩門大炮同時開起來，真有些招架不住。

照最近幾個月情況看來，本月份要完成六百噸鋼鑄件，困難重重，跟上月相比，要增加三分之一任務。兩門大炮在誓師大會上，指名道姓地來個挑戰，說六百噸還保守，加了兩百噸，馬上要老金上台表示態度。老金想上台應戰，但他心裡明白：有困難。助手小周坐在背後，不加思索的用拳頭輕輕搗他：“去呀，怕什麼？兩百就兩百唄，煉鋼爐從來不叫饒的……”不應戰吧，一向保持優勝的那塊牌子馬上要被人拆掉，所以硬硬頭皮走上台，响亮地喊出“保證完成八百噸鋼鑄件！”全場馬上响起一片掌聲。

話是虽然那么輕松地說了出去，实际情况并不象說話那么輕松。

事情明摆着：冶炼工段落在造型和澆鑄工段后面，鋼炼不快，讓他們等起来，这不是拖他們的后腿嗎？！难怪兩門大炮嚷叫得更厉害了。

一箱箱的生活，叠得小山似的高，造型工人还是不停息地做出来，好象“变戏法”，炼鋼爐的“老黄牛”相形之下更突出了。

一箱箱的生活，堆的連走道全占滿了，炼鋼爐如果不狠狠跃进一下，造型工段的砂箱儿不轉，造型工人只好坐着瞧天花板了。

澆鑄工段的同志也好象故意出炼鋼爐的“洋相”，把配好的鋼錠模，排成一字长蛇陣，就是“小張飞”和“賽李逵”不嚷叫，老金他們看着，心里也不是个味儿，尤其是助手小周，更是跟这两个急性鬼差不多，每逢他們来催时，明明知道自己拖他們的后腿，还是不肯少說几句，总是“去你的吧，炼鋼爐从来不挂‘免战牌’，从来沒輸給誰……”这句不知听了多少遍的老話。当然，老金也这样認為，每次竞赛，炼鋼爐总跑在最前面，这几天被他們攆着屁股在后面跟，真是倒霉。

“有时間跟他們頂嘴嗎！自己还来不及干呢……”每逢小周和他們抬杠的时候，老金就这样說，“不認輸，就要抓紧自己的工作，总有一天我們也要攆攆他們。”老金說

着，便拉开爐門，瞧着鋼水沸騰，拿上鉄鈎子，伸進爐里攪拌一回，把爐料推在電極周圍，使鋼煉得快些。

老金看着組里的小伙子們，一個個干得渾身是汗，累得老是喘氣。看看造型工段的小伙子，也是那樣，澆鑄工段的同志們也緊張非常，他心里很高興，但是也有些沉重。

焦急，使老金變得沉着了，使小周變得更急躁了。在小周眼里，不但組里同志的手腳比以前慢，而且老金，他也怨他干活不如從前了，動不動就是奪下他們手里的工具，自己來操作，嘴里不住的嘀咕：“你們好象沒吃飯……”

煉鋼爐還是慢吞吞的。小周看着這只龐大的爐子，真有些弄不懂，平常要它怎樣就怎樣，現在，好象故意和他搗蛋。他皺着眉，朝澆鑄工段望了望：一箱箱的生活排得整整齐齐，單等鋼水澆了。澆鑄工段的小張，對他點點頭，朝生活嘮嘮嘴說：“小周師傅，萬事俱備，獨缺鋼水啦！”小周正想說什麼，老金又把爐門拉开，他就一步搶上前，拿起鉄鈎子，使勁把爐門口的料往里推，用力過猛，觸在電極上，麻了一下電，大量火星往外直噴。他的工作衣上冒着煙，自己也不知道，老金撲過去，把火星弄熄了，順手接過鈎子，往爐里推了幾推。“別急，定心點，心急反要出事故，慢慢來好了。”老金嘴上那麼說，心里卻比小周更急。如果不穩住小周，他会不管三七二十一，甚至把電極弄斷了也不會發覺的。

部分爐料化光了，小周又搶上煤鍬進爐，這些活，誰

都沾不上手，好象他一个人包下来似的。

小周使足力气一锹锹地抛着爐料，大量火焰直往外冒，站在旁边的工友，都用衣袖遮住臉。小周的衣服被烤得冒青烟，汗珠直滚。老金走过去，要拿下他的煤锹，要他歇一歇，他理也不理，还是不停地来回揮动着煤锹，他恨不得把堆在爐旁的一堆料一下子进完。

一个工友見他滿头大汗，把电扇开了，强大的风力直吹爐門，也吹在小周身上。他感到一陣凉快，隨即直起腰喊：“关掉，快关掉！”

全部爐料进完了。“现在好开风扇了。”他指指剛才开风扇的工友說，自己就站在风扇前面。冷风把他的衣服吹得脹鼓鼓的。

“以后进爐你可別开风扇，风一吹，爐温降低。为了鋼，我們受点委屈吧……”那个工友点点头，就去整理下一爐的爐料了。

炼鋼爐用最快的速度在冶炼，老金和小周却不感到真正快多少。由于心急，在成份掌握上走了弯路。真是“屋漏偏逢連夜雨”，問題总出在关口上。

快要出鋼了，一切准备工作全做好了。但化驗室最后一只試样报告，炭是0.29%。老金抓住电话連連問着：“多少？0.29%？喂，沒做錯？”“叭”的一声，耳机掉落在桌上。“真糟！要出格了。”老金皺了下濃眉，对小周望望。小周看看老金的臉，綳得紧紧的，自己心里也跳个不停。

“怎么办？金师傅！出吧，反正还差一个点（0.01%）……”老金脸一红，一种难以用语言说明的不自在爬进他的心里。他摇摇头说：“不行，小周，不能这样……”

还在老金刚提拔为炉长的时候，也和小周一样，有关思想，碰上成份不正常时，他闹过几次，结果，有几炉在他手里造成出格品。现在，助手学起他以前的样来了，必须纠正他。小周也知道这炉钢的规格不能超过 0.30%，最后试样报告 0.29%，还有一个点退路，冒一下险，闹过关去再说。

“重新加矿吧，小周，出了炉次品，影响不好，时间拉长些只好让他们等吧，质量要紧！”老金说罢，小周就拿起煤锹加矿了。

浇铸工段的小张，并不知道炉子情况，他又来催了：“好出了！老金……”

“还出？走弯路哩。”老金还是紧绷着脸对小张说：“真见鬼，触起霉头来呀——喂，慢点！”他看小周一大锹一大锹的把铁矿抛进炉里，担心钢水翻出来，一把拉住小周，要他慢慢来。

小周本来有气，又见小张站在他背后看着炉子，所以冲着小张大声说：“去去！真象催命鬼，人家给你催得加两批矿！”他朝小张横了一眼，好象加两批矿全是小张之过。他又怨火红火红的钢水，刚才看火花，炭明明差不多了，化验结果炭却高了。他把工具摔得嘭嘭响，拿起扒

子，伸进鋼爐里，用足力气攪拌鋼液，仿佛要把鋼水兜底翻过来。

又取了只試样，送化驗室去化驗，他又怨起化驗室来了。“六分鐘化驗一只試样，还大跃进哩……”現在，六分鐘在他看来，簡直比等一天还长。

小張見他这个神气，想回敬几句，但看看小周的臉上，挂滿水晶般的汗珠，白色的帆布工作衣，被汗水渗透，印出一块块的灰黑色云紋，臉被爐火烤得发紫。小張忍住已到了嘴边的話，不声不响的走了。小周却全不在乎，两只衣袖往臉上一擄，拿起扒子，戴正黑色眼鏡，咬紧牙攪拌鋼水。一会儿，取样，一会儿，測溫，全是他一个人搶着做，老金几乎也插不上手。

下午，天气格外热了。小周不停不息干了半天，現在覺得两脚发軟，跨一步，得費不少力气，人倦得要倒下来，眼前一陣陣金星晃来晃去。“別倒下！坐一会吧……”他对自己下着命令。他在旁边放工具的鉄架子上剛坐下，見一个工友正在取試样，滿滿一瓢鋼水，从爐門口取出来，不小心碰在爐門上，他清楚看見灰尘落进鋼液里，忙喊：“不能用！重取……”边說边霍地站起来，想奔过去，人剛站起，就觉一陣头昏，爐子、房子、人……在他眼前直打轉，“叭”的一声，小周跌倒在地上，臉色发白，紧閉着眼直喘气。中暑了，小周中暑了！

老金連忙跑过来捧起小周的头，連喊：“小周小周，”

大家七手八脚正要把他抬到保健站去，小周醒过来了，一睁开眼睛，便說：“剛才那只試样不准，炭又会高。……”

“已經另取一只了，”老金用毛巾揩他的臉，边說，“你歇歇吧，我們馬上好出鋼了。”老金和其他几个工友把他放在椅子上。

几分鐘以后，放鋼了：“当当当”的出鋼鐘声把小周从椅子上震起来，重重的吸一口气，跑到爐前叉搶着操作，仿佛剛才什么也沒发生过。

出好鋼，进好爐，老金拉着小周到休息室，說：“这样干下去不行了，我們得想想办法……”

一下班，老金召集开了个会，研究办法。工长，車間主任，党支書老吳都参加了。討論結果，提出三点建議：第一是增加熔量，第二是繼續采用沉淀脫氧法，第三是試用电石造渣。假如这三点同时并举，那么任务篤定完成！那兩門大炮也发不出吼声了。但是党支書馬上提醒大家，他希望兩門大炮暫時不要吼叫，以后仍可对煉鋼爐开！老金、小周被党支書說得哈哈大笑，特别是小周，他倒宁愿做炮靶子。

这三点措施除了沉淀脫氧以外，其他两点是新的。增加熔量，本来熔四吨，現在加深爐底，熔五吨！恐怕其他兩班会有顧慮：爐底厚度減薄，鋼水滿了容易跑出来。党支書和車間主任認為这种顧慮可以从老金他們組开头来打破。至于沉淀脫氧，本来过去搞过一个时期，別人有意

見。提起沉淀脫氧，“小張飛”和“賽李逵”曾是意見最多的急先鋒，怨烟灰重、嗆人。大鳴大放時大字報貼過不知多少，所以很長時期沒煉了。但是現在，這兩個急先鋒不但沒意見，反而十分擁護。所以又作為一條措施提出來。但支書提出，一定要解決烟灰太重問題，可以在煉鋼爐上面做一只吸灰罩，把吹氧時大量烟灰吸出去，車間主任當場答應了。

電石造渣，能在極短時間內造好渣子，縮短冶煉時間，但這工作沒試過，老金還有些擔心，黨支書馬上鼓勵大家大膽些，一次不靈二次，二次不靈三次，總會有靈的時候，並且開玩笑似的說：“我命令你，老金，只准成功，不准失敗。”

第二天一早，工長已把電石、氧氣全準備好了，單等老金他們來試煉。

一上班，正遇上出爐，小周拉起一把大鏟，照昨天老金說的那樣倒爐底了。倒爐底，是件麻煩工作，剛出好鋼的空爐膛里，溫度少說也有一千多度，大量火焰，夾雜着難聞的炭氣直往爐門外沖，人別想靠近它。小周一邊倒爐底，一邊嘴里不住的吹氣，燙得他連呼吸也感到困難。老金跑上來，也幫他倒爐底了。爐底倒得差不多了，就開始進料熔化。

氧化階段老金把大量氧氣吹入鋼液里，頓時火焰直冒，沖出爐門兩丈來遠，大量烟灰騰空而起，全被吸灰罩

吸入了，不再回旋在車間里。

氧气繼續加着……

“炭差不多了吧？”老金看着从爐門口飛射出來的火花，估量着，對小周說。

“再吹一回，免得和昨天一樣。”小周把眼鏡戴正，仔細察看火花顏色。他吃了昨天的虧，今天要仔細些了。

出好渣後。二十公斤電石往爐里一散，五分鐘後，良好的電石渣形成了。僅這一個工序，縮短十五分鐘。

“真靈，金師傅，真靈！我們每爐都這麼做！”小周快活得往爐前跳來跳去，一會兒跑到澆鑄工段對小張說：“……煉鋼爐從來沒輸給誰……”一會兒又跑到造型工段對小李又那麼叫了。

這爐鋼是第一次試煉鋼，就縮短了一小時另二十二分鐘。

現在的风向轉了！本來落后的煉鋼爐，採用了這三點建議，跑在造型和澆鑄兩個工段前面了。每爐鋼從原計劃縮短了30%。這下可難壞了造型工段“小張飛”和澆鑄工段“賽李達”，因為煉鋼爐上的小周不是好惹的，他受過這兩個“老同學”的氣，現在看到他們造出來的模子，配出來的生活，來不及供應，往往鋼煉好了，模子還沒配好。等他們吧，自己計劃拉下來；不等吧，硬碰硬不能出鋼，心里着實不樂意，很想翻翻前幾天的“本”。走到配模工段看看，說上一大堆使人不舒服的話，走到造型工段看看，

也是嘟嚕着。

小周走到配模工段，見“小張飛”拿着鋼皮尺，左量右量，他就看不慣，冲着小張說：“量什麼？蓋上箱算啦……光嘴講得漂亮有啥用！硬碰硬人家等你們……”小周嘟嚕着，伸手幫他們對絲綫，加澆口，緊螺絲……

由於心急，配好的生活不仔細，有時箱邊爛砂沒塞就澆了，結果鋼水涌出來，淌滿一地。這種射箱，是澆鑄工人最傷腦筋的事。一箱生活，費了老長時間配好，結果壞掉了，有時，甚至忘了少配幾箱，結果鋼水剩餘幾百公斤，只好往地上一倒。

每遇上射箱，或把剩餘鋼水倒在地上的時候，“小張飛”偷偷的往煉鋼爐那邊瞧瞧。老金見了，總是無可奈何地搖搖頭。小張就低下頭，臉紅紅的，要是給小周看見了，就會大跳一頓。

有幾次，“小張飛”對小周難過地說：“誰不痛心呢，小周？我們又不是故意……”

“不故意？你們為什麼配得這麼慢？你的思想還沒解放，還……”小周每逢這樣大跳一頓之後，心裡覺得好過些，但也很難過。最後，他就會對“小張飛”難過地說：“小張，別生氣，我只是為了鋼呀……”

小張何嘗不難過呢？他明明知道由於自己跟不上，把剩餘鋼水倒掉，配好的生活射箱，浪費鋼水，這些鋼水都是費了多大人力物力辛苦出來的，連自己配的模也“報

銷”。所以他覺得被小周大发一頓脾气，也是理所当然的。同时他覺得給小周这样跳一頓，自己倒反而痛快些。

炼鋼爐冶炼時間的縮短，造型工段的模子跟不上了。但是“賽李達”却不象“小張飞”那样好耐心，听到小周橫一句豎一句說个沒完，他听不进去了。

“小周，你放一百二十个心，你們炼多少，我們給你們多少模子！叫什么？你有本事再快，我有本事張着嘴巴讓你当生活澆！”

“賽李達”虽然胸脯拍得噹噹响，模子还是供应不上。

造型工段的青年突击組，紧急行动起来，研究如何及时供应模子，并且提出口号：“鋼爐炼多少，模子有多少，真正赶不上，宁愿少困觉。”

澆鑄工段日夜三班也提出口号：“鋼爐炼多少，配模配多少，澆多少，不浪费一点一滴鋼水。”

突击队员們沒日沒夜拚命地干，从早晨上班直干到深夜二三点鐘，有的甚至通宵，但还是紧綳綳的。

“賽李達”已經两天两夜沒跨出車間門了，昨天夜里，他几次用冷水冲脑袋，但眼皮还是搭拉下来。他看看同伴們，正好看見一个小伙子，装着喝冰汽水，他四面張望一下，然后闭上眼睛，把大半瓶冲在头上。

“賽李達”覺得脑袋更沉了，两条腿也軟得象棉团，头上象插了一根打气管，一漲一漲地疼起来，他紧握住冷泵枪，噹噹噹的桩箱。他真想倒下来，在地上睡它个十分二

十分鐘，然後再干。看看煉鋼爐，一会儿一爐，一会儿又傳來“當當當”的出鋼鐘聲。每响一聲，他的心一怔，每敲一下，就好象敲在他的腦袋上、他的心上。

出鋼信號一發出，不但澆鑄工段緊，煉鋼工人也緊張，本來他們只要管好鋼爐就行了，可是現在不得不分出一份心思：下一爐造型工段的模子造好沒有？特別是對澆鑄工段，還得抽幾個人去幫忙，等他們喊了“好”以後才能出鋼，真是傷透腦筋！

鋼水等在爐子里，注意了渣量的變化以外，還得小心爐子，每逢這種時候，小周腦子里很多東西在轉：爐子壽命縮短，電力，材料，時間的浪費……想着想着，他又要想跳起來。

出好鋼，老金走到“賽李達”那里，看他滿臉的汗珠，蓬鬆着頭髮，心想：“翻砂師傅也够累的。”

他對造型是外行，但他看着造型工人費了好大勁把一箱箱生活做出來，澆好一只生活，又要費力把它敲掉。“多可惜！假使一箱生活能澆個兩次就合算了。”他自言自語地說了句外行話便走開了。

“澆兩次？”“賽李達”抬起頭，老金已經走掉了，他覺得這句話很新鮮、有意思。一直到天亮，腦子里總想着它，所有的疲倦全被趕跑了，天漸漸亮了，他的精神也更好了。

自從誓師大會以後，誰也沒法弄清誰是第一班，誰是

第二班，反正你老是看到他們在于就是了。

上午，技術員下工段參加半天體力勞動。“賽李達”見技術員老沈一來，就把老金這句話在他腦子裏形成的念頭和技術員談了。

“你想的很現實，小李。”老沈重重地拍了一下他的肩，興奮地說：“我忘了告訴你，昨天在一本雜誌上看到杭州機器廠試行了一模多鑄，和你想的……”

“那我們也試！”小李沒等老沈講完，高興的說，眼里射出異樣的光，“我們試，一定試！否則累死也趕不上爐子。”

“等他們成功了，我們建議領導，派幾個老師傅去學習。”老沈說。他有些懊悔過早把這消息告訴這個性急鬼，因為他自己也只從雜誌上看到這條消息，真正技術資料一點也沒有。

果然，“賽李達”一听“等”字，便搶着說：“現在還好等？一個鐘頭也不能等！你听，又在敲出鋼鐘了。”這時，煉鋼爐旁又傳來當當聲。隨着鐘聲，小周又踱到造型工段來了；“小李，怎麼樣？……”

“怎麼樣！以後要我們等你們了。”小李有把握的說着，就拖了技術員向辦公室跑，一邊說道：“老沈，你別光考慮，我們學習他們，一面自己也動起手來。”

長途電話接通了，根據杭州機器廠幾種材料，車間領導決定一面派人去杭州，一面摸索配制一種新型砂，自己

进行試驗。这种型砂的主要材料，需要大量碎缸片。收集这种碎缸片，一时能向哪个收購站要呢？“賽李達”，“小張飞”，小周，老金，突击队员和其他工友抽出一部分時間到外面去拾，另一方面发动家属收集和出卖碎缸片。

已經有一千多斤了！馬上把它磨成粉状，加上几种其他材料，配制一种土型砂。

“賽李達”費了比平时多上一倍的时间，做了一箱生活，这箱生活粗看真不入眼，但不知效果怎样？他那顆急待試澆的心，連吃飯睡覺都挂在这箱生活上。

試澆开始了。人們避得远远的，預防鋼水澆入生活时爆炸。“賽李達”，“小張飞”和小周都穿上防护服，戴上面具，活象个海底潜水員。

火龙般的鋼水澆入砂模里，紅光閃閃，人們屏住呼吸等待着。整个車間几乎停止了活动。鋼水嗤嗤的傾倒在砂模里，洁白的牆壁上輕輕晃动着人影，躲在掩蔽处的人睜大眼睛望着，每个人的心，跳得更剧烈了。这箱生活要四十秒鐘才能澆好，这四十秒鐘比一小时，一天还长。鋼水終于澆到齐澆口了。……“再冲一冲！”“小張飞”是負責澆鑄的，根据他的經驗，如果不再冲一冲鋼水，生活澆出来也会縮孔，一模多鑄也不例外。還沒开动盛鋼桶的塞头，澆口里“噗噗”两下，然后“轟”的一声，整个車間晃动了，整块土地也动了一下，鋼水从澆口里象火山爆发似的噴了出来，飞上屋頂，鋼珠四濺。……“小張飞”，“賽李達”，

小周他們縮了一下頭，準備承受從空中落下來的小鋼珠。失敗了，這次試驗失敗了。什麼原因呢？

生活旁邊圍了一堆人，嘆息着，議論着，焦急着。

研究結果，一是烘得乾，二是氣眼不密。

“我說過，等他們成功了再試，……”技術員老沈埋怨起來。

“你怎麼這樣說？哪一樣工作一開頭就順利的……”

“小張飛”聽了不服氣，頂了一句。

“說話不考慮考慮，一模多鑄沒做過，所以要試驗，……時間長哩，還好試！不成功不收兵！”小周怕“賽李達”灰心，所以他把技術員說一頓，又說些鼓勵他的話。

煉鋼爐仍以最快的速度冶煉。老金又進一步運用“帶電沉淀脫氧”法，這一來，更增加鋼水溫度，縮短冶煉時間。

小周為自己再次縮短冶煉時間而高興，也為“賽李達”的一模多鑄失敗而操心。

澆鑄工段“小張飛”眼看“賽李達”失敗了，老金、小周他們反而更快了，緊接着一爐又一爐，忙得他連吃飯也想不起來。

一模多鑄失敗以後，小周不象以前那樣催得緊了。但在澆鑄和造型兩個工段來說，比催還心焦。一次次出鋼鐘聲的敲響，代替了小周的催促。

兩天以後，去杭州學習先進經驗的同志回來了，他們